

『十二年國教』不是弱勢翻身的萬靈丹

周才忠

2007/3/2

正當，國內政經局勢處於持續低迷之際，行政院突然拋出『十二年國教』政策的「大」震撼彈，這的確讓抑鬱許久的台灣民眾有耳目一新或破繭而出之感。但是教育環境不是單靠「蠻幹」與「勇夫」就能完全向上提昇，政府到底要將我們的下一代，「衝」到怎樣的一個「大」未來呢？或是依然繼續「迷航」下去，這是政府高層自己必須去深思的。

與先前「一個都不能少」、「把所有孩子都帶上來」等口號相較，『窮不能窮教育，苦不能苦孩子』更是令人無不動容的。但教育為百年大業，任何相關政策的變革除應具備前瞻思維之外，更需要深耕與完整的配套作法，及以學生最大利益為考量。因此，『十二年國教』在後年全面推動之後，是否真能讓弱勢家庭的孩子們徹底「大」翻身？我們有必要從心理學的角度來進一步加以探討及檢視的。以下是個人提出的一些淺見：

- 一、如果『十二年國教』政策背後的主要意圖，是要讓弱勢孩子「不要輸在起跑點上」或「減少社會歧視」等，這是值得鼓勵及肯定的。但「延長國教年限」與「縮小貧富差距」之間，國內教育或社福、社工等領域的專家學者們曾有實證研究出具有因果關係嗎？如果沒有的話，為何冒然作為推動此重大教育變革的立論基礎？畢竟，經濟補助不是解決所有問題的萬靈丹，並且學術不是專為政治服務的，必須有其基本的科學堅持。
- 二、行政院主計處統計，2004年我國所得差距倍數為6.03倍，較1980年4.17倍為高。另外，高低所得家庭18~23歲人口受高等教育比例的差距，30年來並沒有結構性的改變。所得愈高家庭，子女受高等教育比率愈高(73.7%)。低收入戶人口中，大學(含)以上者僅占4%，不識字者卻高達18%。各級政府皆編列有大筆社福預算經費，一年民間公益捐款的總額也有數百億，如此還無法有效促進社會流動，協助弱勢脫貧，難道社福相關專業領域不需要先自我檢討嗎？
- 三、目前，偏遠地區國中小學生總人數約有14萬5千人左右，教育當局雖然擬訂有相關教育支援策略。說實在的，並不一定所有孩子的身心發展都被照顧到。我們有正視過這群未被服務的弱勢兒童及青少年嗎？誰來關心他(她)們每天放學後在社區裡到處遊蕩、無所事事、沈溺網咖、成癮行為、犯罪或被害等問題，或者是否有人為其督導作業、複習功課與補救教學，甚至協助排解內心的擔憂恐懼或孤獨感。『十二年國教』可以改變這一切不利的事實，為他(她)們創造出「大溫暖」與「大未來」嗎？

- 四、根據一項在高農業人口地區進行近千份的社區問卷調查結果顯示，「教育政策多變，每遇部長更換，就有重大改變。如九年一貫教育與多元化教學等措施造成學生與家長頗大困擾、壓力或無所適從。多種版本的教育決策，只會讓家長得送孩子去補習」為其目前較感受到『學校』層面的主要壓力事件之一。既然推動『十二年國教』的主要意旨是在縮短城鄉差異，但長期習慣「從台北看天下」的上位者，您們看到了窮鄉僻壤的民眾心聲嗎？
- 五、當『十二年國教』正式開跑之後，目前行之有年的「九年一貫」課程模式勢必延伸成為「十二年一貫」，但屆時還是沒有針對學生不同程度或性向來設計出適合的連貫、系統與發展性等課程內容的話，這些弱勢家庭、學習困難、學業中輟等孩子將更加無法跟得上。現在九年國教的架構下，每年仍然有七、八千位國中小學生中輟學業，如果校園學習環境的基本面沒有具體改善，未來的『十二年國教』又將造就出更多後段班或中輟的學生。
- 六、建構一個「優質」的校園學習與成長環境，本來就是我們每一位教育工作者的重要職責及使命，難道台灣現在高中職或九年國民教育的國中小還不夠『優』？如果這是不爭的事實，有誰該對此負責呢？另外，我們大人們正為「優質」、「菁英」或「學校發展特色」等定義爭得臉紅脖子粗之際，有沒有同時以「學生」為主體考量，真正深入去瞭解學生們(尤其是弱勢孩子)對於學習成長相關的需求及想法，甚至是提供他(她)們一個自由發聲或參與影響自己未來重大決策過程的機會呢？
- 七、有時候，教育是需要大改革的，但需要有充裕的時間來累積相關調查研究、實驗計畫、影響評估等立論依據。另外，更重要的是去傾聽可能受此重大政策變革影響的所有利害關係人(stakeholders)之看法意見，包含學生、家長、老師等，並善用「由下而上」、「集思廣益」與「共同參與」等方式來形成集體的共識。畢竟，再怎麼說，最後『十二年國教』教育政策的落實及成效還是要靠第一線老師或行政人員的教學信心、教育奉獻與服務熱忱等來支撐，以及家長密切配合與學生自發學習動機，反而不是這群檯面上每天在追逐政治與權力的「大」人物們。